



【四季零墨】

望乡古槐

□李守亭

我回老家,先经过王高塔,再穿过东头村。

东头是离王高塔最近的村,这个曾因民房墙画而火爆出圈的“网红村”,还有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生命传奇。

三号公路穿过东头村,公路中央原有一株古槐,虽历经几百年风霜雨雪,仍枝繁叶茂,耸天雄踞;虽几经雷劈车撞,伤筋动骨,但奇迹般生存下来,其顽强的生命力着实令人叹服;在横遭车祸连根拔起后,从公路中央移植到王高塔下的公路北侧“安家落户”,竟然开枝散叶,涅槃重生。

“问我祖先何处来,山西洪洞大槐树。问我老家在哪里,大槐树下老鸹窝。”这株古槐被称为“望乡槐”,据说明末清初,古槐随着先民一起迁移到东头村。它的寿命跟东头村的历史一样长,不断生枝添叶,就像种树人的子子孙孙一样绵延不绝。它见证了村子数百年来变化,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,宛如母亲护佑着自己的孩子。

据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潍坊古树名木》记载,这株国槐是豆科、槐属,树龄至少400年,树高11米、冠幅13米,长势旺盛。

1993年秋,我曾写稿报道过这株古槐。我从老家骑自行车,沿三号路向东不到十分钟,便来到古槐附近,采访知情的村民,住在路北不远处的一位长者向我娓娓道来。他正手摇蒲扇在院中乘凉,我们攀谈间,抬头就可望见南面那棵郁郁葱葱的古槐,它随风摇曳,仿佛也在和我们对话,讲述古老的故事……

这株古槐是我生命中的守望者。它像一位安静而慈祥的老人,见证了我的成长,看着我一次又一次从它身边走过,从这里走出乡村,走向外面的世界;看着我走出王高中学的低矮教室,走向寿光师范的教学大楼,再走向家乡中学的三尺讲台,走向我的大学生活,继而走向我的新闻之路……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,古槐绿了又黄,黄了又绿,由结实变枯空,变苍老,悄悄改变了容颜。我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,不变的还有家乡情结和浓浓的乡愁。

“对我们来说,老槐树是老王高的‘地标’,是东头村百年变迁的见证者,是儿时的回忆……”东头村一位老者说,数十年前,古槐还粗很多,两个成年人都抱不过来。古槐承载着村中数代人的深厚感情,希望它存活下来,是村民们的朴素初心。2017年初,寿光决定高标准改造建设三号路,大家为古槐选定了村庄东北角、与王高塔隔路相望的“宝地”,在乡亲们的见证下举办了古槐“搬家”仪式。后来这里又兴建了广场、舞台、凉亭、长廊,进行了绿化、美化,配套了健身器材,打造成为美丽实用的“古槐游园”。盛夏之夜,农闲时节,这里时常举办文艺演出,乡亲们在这里唱歌跳舞。当地人将古树名木保护与挖掘乡村历史文化相结合,讲述着古树见证时代发展的故事。

搬到“新家”的古槐,偏安一隅。虽然劫后余生不再高大丰满,但在村民们的悉心呵护下,它又再发新枝,茁壮成长起来。岁月沧桑,演绎了一株古树的重生。

虽然命运多舛,但古槐终归存活下来,延续了血脉,也留住了乡愁。生命中少不了风风雨雨、沟沟坎坎,但只要想起这株古槐,想起它遭了那么大罪还傲然挺立的样子,我就有了勇气和力量。

它不只是一棵树,它还是一种精神,一种永远不倒的力量,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,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(作者为高级编辑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)

【原乡切片】

晒在屋顶的乡愁

□周衍会

儿时记忆中的村庄,古朴静谧。蔚蓝色天空下,一座座错落有致的瓦屋掩映在绿树丛中,袅袅炊烟升起在小村上空,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彩画。

北方农村的民居,多为青砖青瓦,红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渐渐出现的。两种瓦的差别是由不同的烧制工艺造成的,红瓦是自然冷却,而青瓦是泅水冷却成的。我们村早年就有几座砖瓦窑,烧到一定火候要挑水冷却,因此烧出的都是青砖青瓦。

瓦屋顶,是一方神奇的天地,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童年回忆,掏麻雀窝便是其中之一。麻雀一般从四月开始繁殖,它们的巢由干草、羽毛等筑成。有经验的男孩儿站在院子里扫一眼,就知道哪片瓦下有鸟窝。对小孩来说,上屋顶早就是轻车熟路——踩着猪圈的矮墙,翻到院墙上,一抬脚就上去了。小心踩着瓦楞交接处,到了目的地,轻轻揭开瓦片,大概率能掏到几枚带褐色花纹的麻雀蛋,或者几只浑身光秃秃的雏鸟。要是碰到羽毛已长全的,它们扑棱着翅膀,一闪,就机灵地逃脱了。到房顶掏麻雀窝也有危险,因为旧瓦屋会有蛇出没。但我从没遇过这种事,因为我胆子小,很少上屋顶掏鸟窝。

但“打烟囱”的活儿,我却常做。旧时农家有两个土灶台,屋顶上立着两根烟囱。日子久了,烟囱及烟道内壁会积满烟灰,就得用绳子拴着秤砣疏通。小孩子体重轻,不会踩碎瓦片,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。踩着木梯爬上屋顶,把拴着秤砣的绳子慢慢往下放,一边放一边晃荡,反复几次,堵塞的烟灰就落下去了。等收绳时,原先干净的绳子和秤砣被染成了黑色,一不小心蹭到手上、脸上,就成了花脸“小黑猫”。但小孩子是很愿意干这活的,站在高高的屋顶

上,风从耳边掠过,能看见远处绿色的田野,仿佛自己也长出了翅膀,在高空的天空自由翱翔。

瓦屋顶最大的用处,是晒粮食。在我们北方,屋顶坡度平缓,就成了天然晒场,晒得最多的是地瓜干。到了秋天,母亲会在院子里忙活,用擦刀把新收的地瓜切成薄片,切满一筐就用绳子吊上屋顶,均匀地摊在瓦片上。或者把地瓜片切在篷布上,父亲用木锨一锨锨扬上去。我也经常跟着上到屋顶,蹲在瓦上把地瓜片一片片摆好,隔段时间,还要再上去翻一遍。地瓜片晒干后,会轻轻卷起来。收地瓜干时最热闹,有人在屋顶用笤帚往下扫,下面几个人扯着篷布接,院子里飘着地瓜干的甜香,喂养着农家简单而富足的生活。

晒在屋顶上的美味,我最喜欢吃的是熟地瓜片,我们叫“干干肉”。挑出的地瓜晒上几天太阳,等到“放酱”了,煮熟,冷却后切片,摆到屋顶上晒干,又甜又有嚼头,是孩子们最爱的零食。到了深秋,屋顶上还会晒萝卜条、豆角、萝卜缨子等,储备起来过冬。

另一个上屋顶的场合,是换碎瓦。地面上的人手执一片新瓦,晃两晃,竖着顺势往上一扔,屋顶上的人眼疾手快,像接飞镖似的稳稳接住,让下面观看的我心惊胆战,但每次都有惊无险,真是神奇。

后来,村里盖新房都带着平顶厢房,足够当晒场。再后来,有了联合收割机,收下来的粮食直接烘干,也无需晒场了。如今回老家,如果是深秋季节,偶尔还能在一些矮屋的屋檐上,看到老人摊晒的菜干,薄薄一层,像是坚守着什么。

在我心中,那屋顶上晒着的,不只是菜干,而是一种久远的仪式,一种刻在骨血中的故土情怀,更是一段充满烟火气的旧时光,书写着永不褪色的乡愁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【共享记忆】

玩空竹的老人

□傅悄悄

学校操场旁的健身区,时常能看到一个玩空竹的老人。

他头发已经全白了,但身手依然矫健,永远穿着成套的运动装,只是那副线手套看起来与他的整体造型格格不入。而他似乎格外钟爱白线手套,每次见他抖空竹,都能见到那副手套。

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两种,老人两种都会玩。我特喜欢看他抖空竹。看上去挺大一个空竹,在他手里听话得很。随便用手一兜,两只持杆的手上下翻腾,空竹就离开地面,飞快地转了起来。空竹一边转,一边发出好听的声音。

“想玩吗?”他瞧见我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,就主动邀请我过去试一试。第一次抖空竹的我毫无经验,两个杆拿在手里,就像抡起在风中乱舞的树杈。他给我讲技巧要领,说抖单轮的空竹,要么你随着它原地转圈,要么你让它在空中绕一个大圈,不然,线就会把空竹缠起来。听起来简单,看起来也不难。我的脑子和眼睛都认为,自己会了。但是,手却没会。我试了两次,没成功,遂放弃,觉得还是看别人玩更有趣。

他总是蹦蹦跳跳的,能让空竹在他的臂间、腿间穿梭自如。看起来,他玩得非常开心。每当他手里的杆在空中上下挥动时,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无尽的快乐,整个人活力满满。

听其他来健身的老人说,这位玩空竹的老爷子,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项目:篮球、足球、游泳……只要有机会能玩到的,他全要尝试一遍。后来,他生了一场大病,突如其来的疾病险些把他“带走”,他在医院住了很久,侥幸捡回一条命。但是,身体状况却大不如前,以往喜欢的那些需要跋山涉水的活动通通让他“力不从心”。大多数时候,他需要人照顾,连出门走走都成了奢望。

不过,他有一颗不愿停下的心。既然走不了太远的路,那就练一个可以“原地玩”的项目吧。于是,他学起了空竹。玩着玩着,他的技巧越来越好。神奇的是,总是不大舒坦的身子骨,好像也变硬朗了不少。他整日窝在家里的时候,总觉得吃什么都没胃口,自从每天出门抖空竹,到了饭点就开始盼望着家里的饭,日日胃口大开。现在,他的精神状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不少,也慢慢捡回了爬山、游泳之类的爱好。

“这要是换了其他人,得了他那个病,估计后半辈子都要躺在床上喽。”围观老人抖空竹的那些观众,时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。

但是,老人从来没有主动提及自己遭受的那些病痛,他总是以一种积极的状态示人。也许,让生活充满活力的秘诀,就在于保持积极。

这才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。